日知錄集釋

日知錄集釋卷十八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祕書國史

漢時天子所藏之書皆令人臣得觀之故劉歆謂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而司馬遷為太史令紬石室金匱之書劉向揚雄校書天祿閣原注揚雄答劉歆書自言為郎之歲詔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班斿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祕書之副東京則班固傅毅為蘭臺令史並典校書曹褒於東觀撰次禮事而安帝永初中詔謁者劉珍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校定五經諸子傳記竇章之被薦黃香之受詔亦得至焉原注竇章傳是時學者稱東觀為老

氏藏室道家蓬萊山太僕鄧康遂薦章入東觀爲校書郎黃香傳詔除郎中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晉宋以下此典不廢左思王儉張纘之流咸讀秘書載之史傳原注晉左思爲三都賦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秘書郎中南齊王儉遷秘書丞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永明三年於儉宅開學士館悉以四部書充儉家　梁張纘爲秘書郎秘書郎有四員宋齊以來爲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數十百日便遷纘固求不徙欲徧觀閣內圖籍而柳世隆至借給二千卷原注南齊柳世隆性愛涉獵啓太祖借秘閣書上給二千卷唐則魏徵虞世南岑文本褚遂良顏師古皆爲秘書監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手書繕寫藏於內庫而元宗命宏文館學士元行沖通譔古今書目名爲羣書四錄以陽城之好學至求爲集賢院吏乃得讀之原注陽城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爲吏隸集賢院竊院中書讀之六年無所不通　竇威爲秘書郎秩滿當遷固守不調十餘歲其學業益廣　段成式爲秘書省校書郎秘閣書籍披閱皆徧宋有史

館昭文館集賢院謂之三館太宗別建崇文院中爲秘閣
藏三館眞本書籍萬餘卷置直閣校理仁宗復命繕寫校
勘以參知政事一人領之書成藏於太淸樓而范仲淹等
嘗爲提舉且求書之詔無代不下故民間之書得上之天
子而天子之書亦往往傳之士大夫自洪武平元所收多
南宋以來舊本藏之秘府垂三百年無人得見而昔時取
士一史三史之科又皆停廢天下之士於是乎不知古司
馬遷之史記班固之漢書干寶之晉書柳芳之唐歷吳兢
之唐春秋李燾之宋長編並以當時流布至於會要日歷
之類南渡以來士大夫家亦多有之未嘗禁止今則實錄
之進焚草於太液池藏眞於皇史宬在朝之臣非預纂修

皆不得見而野史家傳遂得以孤行於世天下之士於是乎不知今（沈氏曰神宗實錄載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陳于陛請敕纂輯本朝正史疏在萬曆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二年三月敕諭大學士王錫爵等纂修正史後即報罷）是雖以夫子之聖起於今世學夏殷禮而無從學周禮而又無從也況其下焉者乎豈非密於禁史而疏於作人工於藏書而拙於敷教者邪遂使帷囊同毀空聞七略之名家壁皆殘不覩六經之字嗚呼悕矣

十三經注疏

自漢以來儒者相傳但言五經而唐時立之學官則云九經者三禮三傳分而習之故爲九也其刻石國子學則云九經幷孝經論語爾雅宋時程朱諸大儒出始取禮記中

之大學中庸及進孟子以配論語謂之四書本朝因之而十三經之名始立其先儒釋經之書或曰傳或曰箋或曰解或曰學今通謂之注書則孔安國傳詩則毛萇傳鄭元箋周禮儀禮禮記則鄭元注公羊則何休學孟子則趙岐注皆漢人易則王弼注魏人繫辭韓康伯注晉人論語則何晏集解魏人左氏則杜預注爾雅則郭璞注穀梁則范甯集解皆晉人孝經則唐明皇御注其後儒辨釋之書名曰正義今通謂之疏

舊唐書儒學傳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攷定五經頒於天下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

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令天下傳習高宗紀永徽四年三月壬子朔頒孔穎達五經正義於天下每年明經令依此考試時但有易書詩禮記左氏春秋五經永徽中賈公彥始譔周禮儀禮義疏宋史李至傳判國子監上言五經書既已板行惟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未修望令直講崔頤正孫奭崔偓佺等重加讎校以備刊刻從之原注今所行者穀梁唐楊士勛疏孝經論語爾雅宋邢昺疏孟子孫奭疏惟公羊疏不著人名或云唐徐彥譔沈氏曰廣川藏書志云徐彥不知何代意在貞元長慶後今人但知五經正義爲孔穎達作不知非一人之書也新唐書穎達本傳云初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受詔譔五經義訓百餘篇其中不能無謬冗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詔更令裁定未就永

徵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國文館學士攷正之於是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 錢氏曰唐人譔九經疏本與注別行故其分卷亦不與經注同自宋以後刊本合注疏爲一而疏之卷第遂不可考予嘗見宋本儀禮疏每葉卅行每行廿七字凡五十卷惟卷卅二至卅七闕末卷有大宋景德元年校對同校都校諸臣姓名及宰相參政銜名又見北宋刻爾雅疏亦不載注文蓋邢叔明奉詔譔疏猶遵舊式論語孝經疏亦當如此惜未見也日本人山井鼎云足利學所藏宋板禮記注疏有三山黃唐跋云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便于披繹它經獨闕紹興辛亥遂取毛詩禮記疏義如前三經編彙精加讎正乃若春秋一經顧力未暇姑以貽同志可證北宋時正義未嘗合于經注即南渡初尚有單行本矣

監本二十一史

宋時止有十七史今則幷宋遼金元四史爲二十一史但遼金二史向無刻本南北齊梁陳周書人間傳者亦罕故

前人引書多用南北史及通鑑而不及諸書亦不復采遼金者以行世之本少也嘉靖初南京國子監祭酒張邦奇等請校刻史書欲差官購索民間古本部議恐滋煩擾上命將監中十七史舊板攷對修補仍取廣東宋史板付監遼金二史無板者購求善本翻刻十一年七月成錢氏曰南雍志嘉靖七年錦衣衛閒住千戶沈麟奏准校勘史書禮部議以祭酒張邦奇司業江汝璧博學有文才猷亦裕行文使逐一校對修補以備傳布又曰北監板十三經注疏刻始于萬曆十四年至廿一年畢工二十一史開彫于萬曆二十四年至三十四年竣事板式與十三經同祭酒林文俊等表進至萬曆中北監又刻十三經二十一史其板視南稍工而士大夫遂家有其書歷代之事迹粲然於人間矣然校勘不精訛舛彌甚且有不知而妄改者偶舉一二如魏書崔孝芬傳李彪

謂崔挺曰比見賢子謁帝肯諭殊優今當爲羣拜紀此三國志陳羣傳中事（原注）陳羣字長文紀之子時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閒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爲紀拜 古人用此事者非一北史陸卬傳邢邵向與卬父子彰交及見卬機悟博學乃謂子彰曰以卿老蚌遂出明珠意欲爲羣非紀非爲隱僻今所刻北史改云今當爲絕羣耳不知紀羣之爲名而改紀爲絕又倒其文此已可笑（原注）南北板同又如晉書華譚傳末云始淮南袁甫字公胄亦好學與譚齊名今本誤於始字絕句左方跳行添列一袁甫名題而再以淮字起行（原注）南北板同齊王冏傳末云鄭方者字子回此姓鄭名方即上文所云南陽處士鄭方露版極諫而別敘其人與書及冏答書於後耳今乃跳行添列一鄭方者三字名題（原注）北板無者唐書李敬〔元〕傳末附敬〔元〕弟元素今

以敬〔元〕屬上文而弟元素跳行此不適足以彰太學之無人而貽後來之姍笑乎〔原注〕惟馮夢禎為南祭酒手較十三國志猶不免誤終勝他本三經中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脫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一節十四字〔原注〕賴有長安石經據以補此一節而其注疏遂亡鄉射禮脫士鹿中翿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脫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特牲饋食禮脫舉觶者祭卒觶拜長者答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脫以授尸坐取簞興七字此則秦火之所未亡而亡於監刻矣至於歷官任滿必刻一書以充餽遺此亦甚雅而鹵莽就工殊不堪讀陸文裕〔原注〕深金臺紀聞曰元時州縣皆有學田所入謂之學租以供師生廩餼餘則刻書工大者合數處為之故讎校刻畫頗有精者洪武初

悉收上國學今南監十七史諸書地里歲月勘校工役並存可識也今學旣無田不復刻書而有司間或刻之然祇以供餽贐之用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數見也（原注昔時入覲之官其餽遺一書一帕而已謂之書帕自萬歷以後改用白金）聞之宋元刻書皆在書院山長主之通儒訂之（原注主書院者謂之山長宋史理宗紀何基婺州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徐幾建寧府教授兼建安書院山長）學者則互相易而傳布之故書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長無事而勤於校讎一也不惜費而工精二也板不貯官而易印行三也有右文之主出焉其復此非難也而書之已爲劣生刊改者不可得而正矣是故信而好古則舊本不可無存多聞闕疑則羣書亦當並訂此非後之君子之責而誰任哉

舊唐書病其事之遺闕新唐書病其文之晦澀當兼二書刻之爲二十二史如宋魏諸國既各有書而復有南史北史是其例也

張參五經文字

唐人以說文字林試士其時去古未遠開元以前未改經文之日（原注唐書經籍志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尚書從今文）篆籀之學童而習之今西安府所存唐睿宗書景龍觀鍾猶帶篆分遺法至於宋人其去古益遠而爲說日以鑿矣大歷中張參作五經文字據說文字林刊正謬失甚有功於學者開成中唐元度增補復作九經字樣石刻在關中（原注今西安府學）向無板本間有殘缺無別本可證近代有好事者刻九經補字

并屬諸生補此書之闕以意爲之乃不知此書特五經之文非經所有者不載而妄添經外之字并及字書中汎博之訓㝵至闕中洗刷元石其有一二可識者顯與所補不同乃知近日學者之不肯闕疑而妄作如此

别字

後漢書儒林傳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近鄙者猶今俗用之字别字者本當爲此字而誤爲彼字也今人謂之白字乃别音之轉沈氏曰崇禎十一年用閣臣言以查字係古楂字悉改爲察而今人乃復用查查字本無察義而誤爲察義蓋亦近鄙别字之類也

山東人刻金石錄於李易安後序紹興二年元黓歲壯月朔不知壯月之出於爾雅原注八月爲壯而改爲牡丹凡萬歷以

來所刻之書多牡丹之類也〔汝成案〕此條諸本竝誤隸張參五經文字後今從原寫本

三朝要典

宋史蹇序辰傳紹聖中爲起居郎中書舍人同修國史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惟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讟宗廟睥睨兩宮觀事攷言實狀彰著然蹤迹深秘包藏禍心相去八年之閒蓋已不可究質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輯而存之歲久必致淪失願悉討姦臣所言所行選官編類人爲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大戒遂命序辰及徐鐸編類由是搢紳之禍無一得免者天啓中纂輯三朝要典正用序辰之法

門戶之人其立言之指各有所借章奏之文互有是非作

史者兩收而並存之則後之君子如執鏡以照物無所逃其形矣編心之輩謬加筆削於此之黨則存其是者去其非者於彼之黨則存其非者去其是者於是言者之情隱而單辭得以勝之且如要典一書其言未必盡非而其意別有所爲繼此之爲書者猶是也此國論之所以未平而百世之下難乎其信史也崇禎帝批講官李明睿之疏曰纂修實錄之法惟在據事直書則是非互見大哉王言其萬世作史之準繩乎（楊氏曰要典者一論挺擊萬歷四十三年五月事也一爲紅丸泰昌元年卽四十八年九月朔事一爲移宮是年是月初五事沈氏曰亭林嘗書靑小紙粘史闕文簡端云章奏大半皆門戶之言而辛酉初當貞勝之會言人人殊文有不明白言之而含糊枝葉其詞者今並存之異日妥削存其本意而刊其借詞可也史闕文卽割補兩朝從信錄也）

密疏

唐武宗會昌元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宰臣及公卿論事行與不行須有明據或奏請允愜必見褒稱或所論乖僻因有懲責在藩鎮上表必有批答居要官啓事自有記注並須昭然在人耳目或取舍存於堂案或與奪形於詔敕前代史書所載奏議罔不由此近見實錄多載密疏言不彰於朝聽事不顯於當時得自其家未足爲信今後實錄所載章奏並須朝廷共知者方得紀述密疏並請不載如此則理必可法人皆向公愛憎之志不行褒貶之言必信從之此雖出於李德裕之私心然其言不爲無理自萬曆末年章疏一切留中抄傳但憑閣揭天啓以來讒慝宏多

嘖言爾甚子嘗親見大臣之子追改其父之疏草而刻之以欺其人者欲使蓋棺之後重爲奮筆之文追遺議於後人侈先見於前事其爲誣罔甚於唐時故志之於書俾作史之君子詳察而嚴斥之也

貼黃

章奏之冗濫至萬曆天啓之閒而極至一疏而薦數十人累二三千言不止皆枝蔓之辭崇禎帝英年御宇厲精圖治省覽之勤批答之速近朝未有乃數月之後頗亦厭之命內閣爲貼黃之式〔原注〕崇禎元年三月卽令本官自撮疏中大要不過百字黏附牘尾以便省覽此貼黃之所由起也〔沈氏曰〕熹宗實錄天啓元年二月癸亥禮科給事中王志道言今日時事多故中外實封日不下數萬言嘗考宋時封事有貼

黃之例數陳不妨廣肆而約略止有數言省覽甚易納約殊便皇上宜責成政府舉而行之至于臣等所以要陛下之精神作陛下之耳目更願與同官諸臣約一疏單題一事一事直陳本末艱深要澀之句隱語猜謎之習悉行禁絕先臣韓文之諭曰誅草毋太文文上弗省也毋太多多上弗竟也可為立言之法矣報聞趙氏旦今刑部本及督應題刑名本例有貼黃以篇幅繁多節其略別為一幅貼于本後所以便觀覽也王敬哉冬夜箋記謂明崇禎中輔臣李國楷奏仿古人撮黃之法以定此式遂沿至今按唐本有貼黃之制乃詔敕所用宋奏劄意有未盡別以黃紙貼于後亦謂之貼黃是宋之貼黃已與唐異然宋制貼黃乃奏劄所不能盡者別開條件書以黃紙附于正支之後如司馬溫公蘇東坡諸集皆有之或一疏後至十數條令貼黃則但摘取奏中緊要語貼于後是宋貼黃主于詳令貼黃主于簡今之貼黃又與宋異且今奏疏用白紙貼黃亦用白紙接江鄰幾雜志云審刑奏案貼黃上更加撮白王阮亭謂不知撮白為何語抑知今之貼黃正宋之撮白耳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曰唐制降敕有所更改以紙貼之謂之貼黃蓋敕書用黃紙則貼者亦黃紙也今奏狀劄子皆

白紙有意所未盡揭其要處以黃紙別書於後乃謂之貼黃蓋失之矣其表章略舉事目與日月道里見於前及封皮者又謂之引黃

記注

古之人君左史記事右史記言所以防過失而示後王記注之職其來尚矣唐太宗通曉古典尤重其事蘇冕言貞觀中每日朔退後太宗與宰臣參議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執簡記錄由是貞觀注記政事稱爲畢備及高宗朝會端拱無言有司惟奏辭見二事其後許敬宗李義甫用權多妄論奏恐史官直書其短遂奏令隨仗便出不得備聞機務因爲故事沈氏曰神宗實錄萬曆三年二月丙申大學士張居正申明史職議云國初設起居

注官日侍左右紀錄言動實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之
制迨後定官制乃設翰林院修撰編修檢討等官蓋以記
載事重故設官加詳原非有所能廢但自職名更定之後
遂失朝夕記注之規以致累朝以來史文闕略卽如邇者
纂修世宗及皇考實錄臣等祗事總裁凡所編輯不過總
集諸司章奏稍加刪潤隱括成編至于仗前柱下之語章
疏所不及者卽有見聞無憑增入與夫稗官野史之書海
內所流傳者欲事采錄又恐失眞是以兩朝之大經大法
雖罔敢或遺而二聖之嘉謨嘉猷實多所未備凡皆由史
臣之職廢而不講之所致也云云一分管一員成一史臣侍
直一一記注言動一一纂輯章奏一一紀錄體例一開設館
局一一收藏處所一一謄錄掌管一一補修記注凡九條

舊唐書姚璹傳長壽二年遷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
事自永徽以後左右史惟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
預聞璹以爲帝王謨訓不可遂無紀述若不宣自宰相史
官無從得書乃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一人專知
譔錄號爲時政記每月封送史館宰相之譔時政記自璹

始也沈氏曰王梅溪論左右史四事一曰進史不當二曰立非其地三曰前殿不立四曰奏不直前告當時史藏廢壞之尤甚者進起居注自梁周翰李宗諤始楊氏曰時政記之法亦未爲善宰相可以容私史官近於失職惟太宗之法其古者柱下史之意乎沈氏又曰萬歷二十六年八月丙辰大學士趙志皐等恭進累朝寶訓及實錄大祖高皇帝寶訓十五卷實錄二百五十七卷成祖文皇帝寶訓十五卷實錄百三十卷仁宗昭皇帝寶訓六卷實錄十卷宣宗章皇帝寶訓十二卷實錄百二十一卷英宗睿皇帝寶訓十二卷實錄三百六十一卷憲宗純皇帝寶訓十卷實錄二百九十三卷孝宗敬皇帝寶訓十卷實錄二百二十四卷武宗毅皇帝寶訓十卷實錄百九十七卷世宗肅皇帝寶訓二十四卷實錄五百六十六卷穆宗莊皇帝寶訓八卷實錄七十卷通共二十二百四十五卷裝爲百套上嘉悅命奉安御前恭備詳覽　神宗顯皇帝實錄五百九十六卷光宗貞皇帝寶訓四卷實錄八卷熹宗悊皇帝實錄八十七卷

四書五經大全

自朱子作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注之後黃氏

（原注：幹字直卿，號勉齋先生）有論語通釋而采語錄附於朱子章句之下則始自眞氏（原注：德秀字希元號西山先生）名曰集義止大學一書祝氏（原注：洙字宗道）乃倣而足之爲四書附錄後有蔡氏（原注：模字仲覺號覺軒先生）四書集疏趙氏（原注：順孫號格庵先生）四書纂疏吳氏（原注：眞子號克齋先生）四書集成昔之論者病其氾濫於是陳氏（原注：櫟字壽翁號定宇先生）作四書發明胡氏（原注：炳文字仲虎號雲峰先生）作四書通而定宇之門人倪氏（原注：士毅字仲弘號道川先生）合二書爲一頗有刪正名曰四書輯釋（原注：有汪克寬序至正丙戌）自永樂中命儒臣纂修四書大全頒之學官而諸書皆廢

倪氏輯釋今見於劉用章（原注：刻）所刻四書通義中永樂中所纂四書大全特小有增刪其詳其簡或多不如倪氏大

學中庸或問則全不異而間有舛誤（原注：大學格致章或問是亦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矣輯釋引漢書劉歆移太常書有曰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又孔子家語後序中亦有此二句大全則去其所引劉歆書但云出家語後序則失其本矣中庸九經章或問引賈捐之對元帝語輯釋引漢書本傳文曰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臣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此捐之之言謂文帝不聽後宮幸臣之請爾大全則改云元帝不行既不知古書又不辨語氣）至春秋大全則全襲元人汪克寬胡傳纂疏（原注：克寬字德輔隱居不仕以十年之功為此書）但改其中愚按二字為汪氏曰及添廬陵李氏等一二條而已詩經大全則全襲元人劉瑾詩傳通釋（原注：此書與胡傳纂疏于今並有之）而改其中愚按二字為安成劉氏曰其三經後人皆不見舊書亦未必不因前人也當日儒臣奉旨修四書五經大全頒餐錢給筆札書成之日賜金遷秩所費於國家者不知凡幾將

謂此書旣成可以章一代敎學之功啓百世儒林之緒而僅取已成之書抄謄一過上欺朝廷下誑士子唐宋之時有是事乎豈非骨鯁之臣已空於建文之代而制義初行一時人士盡棄宋元以來所傳之實學上下相蒙以饕祿利而莫之問也嗚呼經學之廢實自此始後之君子欲掃而更之亦難乎其爲力矣

書傳會選

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丙戌詔徵儒臣定正宋儒蔡氏書傳上以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注說與番陽鄒季友所論間亦有未安者遂詔徵天下儒臣定正之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等總其事凡蔡氏傳得

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采諸家之說足其未備九月癸丑書成賜名書傳會選命禮部頒行天下今按此書若堯典謂天左旋日月五星違天而右轉（原注陳氏祥道）高宗肜日謂祖庚繹于高宗之廟（原注金氏履祥）西伯戡黎謂是武王（原注金氏）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謂周公輔成王之七年（原注張氏陳氏櫟）皆不易之論（原注又如禹貢厥賦貞主蘇氏軾謂賦與田正相當涇屬渭汭主孔傳水北曰汭太甲自周有終主金氏謂周當作君多方不克開于民之麗主葉氏陳氏櫟謂古者治獄以附罪爲麗皆可從然所采既博亦或失當如金縢周公居東謂孔氏以爲東征非是至洛誥又取東征之說自相牴牾）每傳之下繫以經文及傳音釋於字音字體字義辯之甚詳其傳中用古人姓字古書名目必具出處兼亦攷證典故（沈氏曰此等乃全襲取鄒季友音釋非三吾輩所爲蓋已爲永樂中大全作俑矣亭林乃亦爲所欺乎）蓋宋元以

來諸儒之規模猶在而其爲此書者皆自幼爲務本之學非由八股發身之人故所著之書雖不及先儒而尚有功於後學至永樂中修尚書大全不惟刪去異說并音釋亦不存矣愚嘗謂自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經術人材於斯爲盛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十族誅而臣節變洪武永樂之間亦世道升降之一會矣

內典

古之聖人所以教人之說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灑埽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禮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去就交際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罰雖其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原注樂記）亦有體用之分然並無用心於內之說自老

莊之學行於戰國之時而外義者告子也外天下外物外生者莊子也於是高明之士厭薄詩書以為此先王所以治天下之糟粕而佛氏晚入中國其所言清淨慈悲之說適有以動乎世人之慕嚮者六朝諸君子從而衍之由清淨自在之說而極之以至于不生不死入于涅槃則楊氏之為我也由慈悲利物之說而極之以至于普度眾生超拔苦海則墨氏之兼愛也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而佛氏乃兼之矣（汝成案自由清淨起至此從沈氏校本增）其傳寖盛後之學者遂謂其書為內典（原注內典字見册府元龜引唐會要開成二年二月王彥進準宣索內典目錄十二卷）推其立言之旨不將內釋而外吾儒乎夫內釋而外吾儒此自緇流之語豈得士人亦云爾乎（錢氏曰晉書何充傳性好釋典崇修

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至于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于世于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奉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郗諂于道二何佞于佛王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殷仲堪少奉天師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財賄而怠行仁義嗇于周急及桓玄來攻猶勤請禱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僚佐請為之備不從方入靖室請禱出語諸將曰吾已請大道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為孫恩所害郗愔事天師道子超奉佛杜子恭世傳五斗米道當時士大夫好尚怪迂如此此晉之所以日衰也王導江左夷吾而世說載其拜揚州刺史胡人前彈指云蘭闍蘭闍導之孫珣珉以法護僧彌為小字珣又捨宅為寺則王氏亦好佛矣

黃氏日鈔云論語曾子三省章集注載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語意已足矣又載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眞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

故傳之無弊夫心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正其心者正欲施之治國平天下孔門未有專用心於內之說也用心於內近世禪學之說耳象山陸氏因謂曾子之學是裏面出來其學不傳諸子是外面入去今傳於世者皆外入之學非孔子之眞遂於論語之外自謂得不傳之學凡皆源於謝氏之說也後有朱子當於集注中去此一條

褚少孫補滑稽傳以傳記雜說爲外家是以六經爲內也東漢儒者則以七緯爲內學六經爲外學〔原注〕後漢書方術傳自是習爲內學注內學謂圖讖之書也其事秘密故稱內逸民傳博通內外圖典　魏志管寧傳張臶學兼內外舉圖讖之文一歸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原注〕後漢書桓譚傳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可得聞指謂讖記而今百世之下曉然皆悟其非今之

所謂內學則又不在圖讖之書而移之釋氏矣

心學

黃氏日鈔解尚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一章曰此章本堯命舜之辭舜申之以命禹而加詳焉耳堯之命舜曰允執厥中今舜加危微精一之語於允執厥中之上所以使之審擇而能執中者也此訓之之辭也皆主於堯之執中一語而發也堯之命舜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今舜加無稽之言勿聽以至敬修其可願於天祿永終之上又所以警切之使勿至於困窮而永終者也此戒之之辭也皆主於堯之永終二語而發也執中之訓正說也永終之戒反說也蓋舜以昔所得於堯之訓戒並其

平日所嘗用力而自得之者盡以命禹使知所以執中而不至於永終耳豈爲言心設哉近世喜言心學舍全章本旨而獨論人心道心甚者單摭道心二字而直謂即心是道蓋陷於禪學而不自知其去堯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遠矣蔡九峰之作書傳述朱子之言曰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治之之法而并傳之可謂深得此章之本旨九峰雖亦以是明帝王之心而心者治國平天下之本其說固理之正也其後進此書傳於朝者乃因以三聖傳心爲說世之學者遂指此書十六字爲傳心之要而禪學者借以爲據依矣方東樹曰案黃氏載講執中一語固似得要而遺後人以言心墮禪謂蔡氏不當以傳心爲說則失其本矣即如二典所載曆象命官平地明刑典禮立教奏庶艱食諸大政傳之萬世孰非

聖人之心之所奇哉聖人之心都俞吁咈該于微危精一
微危精一要于執中使非先精其心亦安知中之所在而
執之孔子者時中者也中庸者子思之書也孔子之時中
子思之作中庸即傳堯舜禹執中之旨也孟子曰權然後
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古今神聖一切智
愚動作云爲皆心之用今爲學欲明聖人之道而拔本塞
源力禁言心不加果有當于堯舜禹之意否那以爲荷于
引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出道經驗與佛氏明心之說相近
黃氏所闢其論甚當夫所惡于禪學即心是道者謂其專
事明心斷知見絕義理川心如精壁以微存于一且之灑
然證悟若夫聖人之救兢業以持心又精擇明善以要于
執中尚有何痾蓋單提危微二語雖有警揚提斷吾猶引
而不發至合下精一執中則所以區處下手功夫至密或
又謂心一而已安有人心道心試詰所謂心一而已者果
何等之一心也若以爲皆道心與則斷不可謂古今天下
皆聖賢若以爲皆人心與亦斷不可謂天下古今皆邪懸
若以爲不屬道亦不屬人術則知告子之知覺運動與爲
默同焉者是精則正所向禪學即心是道及陽明本心良
知之說也或又謂孟子曰仁人心也是人心不可指爲欲
心此語更謨夫孟子此言探與本始言之即性善之旨所
謂道心也然罔不可謂一切人之心皆全于仁而無欲也
故又嘗日失其本心陷溺其心夫陷溺而失之者即欲心

人心也使人心皆仁而無欲古今聖人為學與教又何憂乎有不仁也惟夫人心本仁而易墮于人欲之危是以聖人既自精擇而守之以執其中又推以為教于天下萬世千言萬語欲使同歸于仁而已然同不能人人皆自覺悟以返于仁則概有此四言之教歷代帝王英君競守之不敢失墜此所謂傳心者也嘗試論之以為禪家所心是道與陽明本心良知大略亦皆是道心一邊但不能加聖人文理密察備門德有品節所以差失作病痛攻為少精以執中耳精以教中則所為盡精微與以行權而時中也然則聖人之道所以異于禪學者其歧違偏全之事政在此處程朱所喫緊為人講切發明分別疑似者亦政在此處初心之士欲審善惡邪正全在察人心道心危微二端之幾懋修之儒欲救誤認道心墮禪之失全在精一執中之學日知錄引黃氏日鈔唐仁卿諸說以為闢陸王心學則可以為六經孔孟不言心學則不可

愚按心不待傳也流行天地閒貫徹古今而無不同者理也理具於吾心而驗於事物心者所以統宗此理而別白其是非人之賢否邪正之得失天下之治亂皆於此乎判此聖人所以致察於危微精一之閒而相

傳以執中之道使無一事之不合於理而無有過不及之偏者也禪學以理爲障而獨指其心曰不立文字單傳心印聖賢之學自一心而達之天下國家之用無非至理之流行明白洞達人人所同歷千載而無間者何傳之云俗說浸淫雖賢者或不能不襲用其語故僭書其所見如此

中庸章句引程子之言曰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亦是借用釋氏之言不無可酌

論語一書言心者三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乃操則存舍則亡之訓門人未之記而獨見於孟子夫未學聖人之操心而驟語夫從心此即所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旦晝之

所爲有牿亡之者矣

唐仁卿（原注：名伯元，澄海人，萬歷甲戌進士，官至吏部文選司郎中）答人書曰自新學興而名家著其目焉以居之者不少然其言學也則心而已矣元聞古有學道不聞學心古有好學不聞好心心學二字六經孔孟所不道今之言學者蓋謂心卽道也而元不解也何也危微之旨在也雖上聖而不敢言也今人多怪元言學而遺心孰若執事責以不學之易了而元亦可以無辭於執事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又曰終日乾乾行事也元未能也孔門諸子日月至焉夫子猶未許其好學而況乎日至未能也謂之不學可也但未知執事所謂學者果仁邪禮邪事邪抑心

之謂邪外仁外禮外事以言心雖執事亦知其不可執事之意必謂仁與禮與事卽心也用力於仁用力於心也復禮復心也行事行心也則元之不解猶昨也謂之不學可也又曰孳孳爲善者心孳孳爲利者亦未必非心危哉心乎判吉凶別人禽雖大聖猶必防乎其防而敢言心學乎心學者以心爲學也以心爲學是以心爲性也心能具性而不能使心卽性也是故求放心則是求心則非求心則非求於心則是我所病乎心學者爲其求心也心果待求必非與我同類心果可學則以禮制心以仁存心之言毋乃爲心障與京兆高嵩曰從心不踰矩孔子至七十時方敢以此自信而今之學者未可與立而欲語從心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必斯言也

論語仁者安仁集注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此皆莊列之言非吾儒之學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故曰操則存舍則亡不待存而自不亡者何人哉〔楊氏曰上蔡之說緣不習無不利無思無不通而遇之〕

舉業

林文恪〔原注〕材福州府志曰余好問長老前輩時事或爲余言林尚默〔原注名誌閩縣人永樂壬辰進士鄉試會試皆第一殿試一甲第二名〕方游鄉庠爲弟子員即自負其才當冠海內士云然攷其時試諸生者則楊文貞金文靖二公也夫尚默當時所習特舉子業

耳而楊金二學士皆文章宿老蔚爲儒宗尙默乃能必之
二公若合符節何哉當是時也學出於一上以是取之下
以是習之譬作車者不出門而知適四方之合轍也正德
末異說者起以利誘後生使從其學毀儒先詆傳注殆不
啻弁髦矣由是學者倀倀然莫知所從欲從其舊說則恐
或主新說從其新說則又不忍遽棄傳注也已不能自必
況於人乎嗚呼士之懷瑾握瑜範馳驅而不遇者可勝道
哉是故射無定鵠則羿不能巧學無定論則游夏不能工
欲道德一風俗同其必自大人不倡游言始
又曰近日講學之輩彌近理而大亂眞士附其門者皆取
榮名於是一唱百和如伐木者呼邪許然徐而叩之不過

微捷徑於終南而其中實莫之能省也

東鄉艾南英皇明今文待序曰嗚呼制舉業中始爲禪之說者誰與原其始蓋由一二聰明才辯之徒厭先儒敬義誠明窮理格物之說樂簡便而畏繩束其端肇於宋南渡之季而慈湖楊氏之書爲最著國初功令嚴密匪程朱之言弗遵也蓋至摘取良知之說而士稍異學矣然予觀其書不過師友講論立教明宗而已未嘗以入制舉業也其徒龍谿〔原注〕王畿緒山〔原注〕錢德洪闡明其師之說而又過焉亦未嘗以入制舉業也龍谿之舉業不傳陽明緒山班班可攷矣衡較其文持詳矜重若未始肆然欲自異於朱氏之學者然則今之爲此者誰爲之始與吾姑爲隱其姓名而又

詳乙注其文使學者知以宗門之糟粕爲舉業之偏者自斯人始〔原注〕萬〔歷〕丁丑科楊起元嗚呼降而爲傳燈於彼教初說其淺深相去已遠矣又況附會以援儒入墨之輩其鄙陋可勝道哉今其大旨不過曰耳自天聰目自天明猶告子曰生之謂性而已及其厭窮理格物之迂而去之猶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而已任其所之而冥行焉未有不流於小人之無忌憚者此中庸所以言性不言心孟子所以言心而必原之性大學所以言心而必曰正其心吾將有所論著而姑言其概如此學者可以廢然返矣

又曰嘉靖中姚江之書雖盛行於世而士子舉業尙謹守程朱無敢以禪竄聖者自興化華亭兩執政尊王氏學於

是隆慶戊辰論語程義首開宗門（原注破題見下是年主考李春芳興化縣人）此後浸淫無所底止科試文字大半剽竊王氏門人之言陰詆程朱

坊刻中有僞作羅倫致知在格物一篇其破題曰良知者廓於學者也按羅文毅中成化二年進士當時士無異學使果有此文則良知之說始於彝正不始於伯安矣況前人作破亦無此體（原注舊日文字破題或二句或三句必盡題意嘉靖八年主司變體始爲輕佻之格孔子聖之時者也程文破云聖人者立大中者也試錄一出士論譁然）以其爲先朝名臣而借之耳

破題用莊子

五經無眞字始見於老莊之書老子曰其中有精其精甚

眞莊子漁父篇孔子愀然曰敢問何謂眞客曰眞者精誠之至也原注荀子眞積力久亦是此意黃庭經曰積精累氣以爲眞大宗師篇曰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列子曰精神離形各歸其眞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眞宅漢書楊王孫傳曰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眞也說文曰眞僊人變形登天也徐氏繫傳曰眞者仙也化也从匕匕即化也反人爲亡从目从乚八其所乘也原注人老則近於死故老字从匕既死則反其眞故眞字亦从匕以生爲寄以死爲歸於是有眞人眞君眞宰之名秦始皇曰吾慕眞人自謂眞人不稱朕魏太武改元太平眞君而唐元宗詔以四子之書謂之眞經皆本乎此也後世相傳乃遂與假爲對李斯上秦王書夫

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韓信請爲假王高帝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眞王耳何以假爲又更東垣曰眞定竇融上光武書曰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而與老莊之言眞亦微異其指矣原注今謂眞古曰實今謂假古曰僞左傳襄十八年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假王猶假君假相國唐人謂之借職是也今人之所謂假亦非宋諱玄以眞代之故廟號曰眞宗玄武七宿改爲眞武玄冥改爲眞冥玄枵改爲眞枵崇文總目謂太玄經爲太眞則猶未離其本也隆慶二年會試爲主考者厭五經而喜老莊黜舊聞而崇新學首題論語子曰由誨汝知之乎一節其程文破云聖人教賢者以眞知在不昧其心而已原注莊子大宗師篇且有眞人而後有眞知列子仲尼篇無樂無知是眞樂眞知始

明以莊子之言入之文字自此五十年間舉業所用無非釋老之書彗星埽北斗文昌而御河之水變爲赤血矣崇禎時始申舊日之禁而士大夫皆幼讀時文習染已久不經之字搖筆輒來正如康崑崙所受鄰舍女巫之邪聲非十年不近樂器未可得而絕也雖然以周元公道學之宗而其爲書猶有所謂無極之眞者吾又何責乎今之人哉

原注羅氏困知記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太極與陰陽五行非二物也不當言合又言通書未嘗一語及無極

孟子言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下文明指是愛親敬長若夫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則必待學而知之者矣今之學者明用孟子之良知暗用莊子之眞知

科場禁約

萬曆三十年三月禮部尚書馮琦上言頃者皇上納都給事中張問達之言正李贄惑世誣民之罪盡焚其所著書其崇正闢邪甚盛舉也臣竊惟國家以經術取士自五經四書二十一史通鑑性理諸書而外不列於學官而經書傳注又以宋儒所訂者爲準此卽古人罷黜百家獨尊孔氏之旨自人文向盛士習寖漓始而厭薄平常稍趨纖靡纖靡不已漸騖新奇新奇不已漸趨詭僻始猶附諸子以立幟今且尊二氏以操戈背棄孔孟非毀程朱惟南華西竺之語是宗是競以實爲空以空爲實以名教爲桎梏以紀綱爲贅疣以放言高論爲神奇以蕩軼規矩掃滅是非

廉恥爲廣大取佛書言心言性略相近者竄入聖言取聖經有空字無字者強同於禪教語道既爲蹐駁論文又不成章世道遺於狂瀾經學幾爲榛莽臣請坊間一切新說曲議令地方官雜燒之生員有引用佛書一句者廩生停廩一月增附不許幫補三句以上降黜中式墨卷引用佛書一句者勒停一科不許會試多者黜革原注二十八年禮科摘湖廣舉人董以修四書義有無去無住出世住世語罰停五科伏乞天語申飭斷在必行自古有仙佛之世聖學必不明世運必不盛卽能實詣其極亦與國家無益何況襲咳唾之餘以自蓋其名利之跡者乎夫道術之分久矣自西晉以來於吾道之外別爲二氏自南宋以來於吾道之中自分兩岐又其後則取釋氏之

精蘊而陰附於吾道之內（原注如陳白沙王陽明汝成案從沈校補）又其後則尊釋氏之名法而顯出於吾道之外（原注如李贄之徒汝成案從沈校補）非

聖主執中建極羣工一德同風世運之流未知所屆上曰

祖宗維世立教尊尚孔子明經取士表章宋儒近日學者不但非毀宋儒漸至詆譏孔子掃滅是非蕩棄行檢復安得節義忠孝之士爲朝廷用覽卿等奏深於世教有裨可開列條款奏來仙佛原是異術宜在山林獨修有好尚者任其解官自便（沈氏曰神宗實錄于萬曆三十年三月己丑下書云納禮部尚書馮琦之言詔云云而馮疏一語不載何也）自此稍爲釐正然而舊染既深不能盡滌又在位之人多以護惜士子科名爲陰德亦不甚摘發也至於末年詭僻彌甚（沈氏曰神宗實錄萬曆三十四年十二月詔諭禮臣曰文體敝壞至今日而極）

非獨士習之陋亦由閱卷官自由此軌而進相師相尚莫知其非以此取士士安得不靡然從之今後房考官見有離經畔注穿鑿擷擧及摭拾佛書俗書隱諱怪誕者必棄不取甚者參罰仍刊布諭旨嚴使聞知

新學之興人皆土苴六經因而不讀傳注崇禎三年浙江鄉試題乂用明俊民用章上文歲月日時無易傳曰不失其時也第三名龔廣生文誤以爲歷家一日十二時之時而取冠本經刻爲程文九年應天鄉試題王請大之至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內有以遏徂莒注曰莒詩作旅衆也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第二十三名周天一文誤以爲春秋莒人之莒亦得中式部科不聞磨勘詔令之不行至此（楊氏曰試官旣是眯月禮科亦復失聽天下之人未可盡諉喪之上而得之下吾恐有竊笑者）

朱子晚年定論

宋史陸九淵傳初九淵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辯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辯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

王文成（原注守仁）所輯朱子晚年定論今之學者多信之不知當時羅文莊（原注欽順）已嘗與之書而辯之矣其書曰詳朱子定論之編蓋以其中歲以前所見未眞及晚年始克有悟乃於其論學書牘三數十卷之內摘此三十餘條其意皆主於向裏者以爲得於既悟之餘而斷其爲定論斯其所擇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謂晚年者斷以何年爲定偶攷得

何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後二年丁酉而論孟集注或問始成今有取於答何書者四通以為晚年定論至於集注或問則以為中年未定之說竊恐攷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又所取答黃直卿一書監本止云此是向來差誤別無定本二字今所編增此二字而序中又變定字為舊字却未詳本字所指朱子有答呂東萊一書嘗及定本之說然非指集注或問也凡此愚皆不能無疑顧猶未足深論竊以執事天資絕世而日新不已向來恍若有悟之後自以為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又以為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某固信其非虛語也然又以為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揆之於理

容有是邪他說固未敢詣嘗讀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皆與張南軒答問書內第四書亦自以爲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與執事之所自序者無一語不相似也書中發其所見不爲不明而卷末一書提綱振領尤爲詳盡竊以爲千聖相傳之心學殆無以出此矣不知何故獨不爲執事所取無亦偶然也邪若以此二書爲然則論孟集注學庸章句或問不容別有一般道理如其以爲未合則是執事精明之見決與朱子異矣凡此三十餘條者不過姑取之以證成高論而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者安知不有豪釐之不同者為異於其間以成牴悟之大隙哉又執事於朱子之後特推草廬吳氏以為見之尤真而取其一說以附三十餘條之後竊以草廬晚年所見端的與否良未易知蓋吾儒昭昭之云釋氏亦每言之豪釐之差正在於此即草廬所見果有合於吾之所謂昭昭者安知非其四十年間鑽研文義之效殆所謂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者也蓋雖以明道先生之高明純粹又蚤獲親炙於濂溪以發其吟風弄月之趣亦必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但其所稟鄰於生知聞一以知十與他人極力於鑽研者不同耳又安得以前日之鑽研文義為非而以墮此科臼為悔夫得魚忘筌得兎忘蹄（原注出莊子蹄古罘字通兎罟也）可也

矜魚兔之獲而反追咎筌蹄以爲多事其可乎哉東莞陳建作學蔀通辯取朱子年譜行狀文集語類及與陸氏兄弟往來書札逐年編輯而爲之辯曰朱陸早同晚異之實二家譜集具載甚明（原注黃氏日鈔曰朱子答陸子壽書反復論喪祭之禮答陸子美書辯詰太極西銘至再而止答陸子靜書辯詰尤切條其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人言者凡七終又隨條注釋斥其空疎杜譔且云如曰未然各尊所聞各行所知可矣書亦於此而止）近世東山趙汸對江右六君子策乃云朱子答項平父書有去短集長之言（原注此特朱子謙己誨人之辭未嘗歎人爲陸氏之學也）豈鵝湖之論至是而有合邪使其合并於晚歲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既往矣此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所萌芽也程篁墩（原注敏政）因之乃著道一編分朱陸異同爲三節始焉如冰炭之相反中焉則疑信

之相半終焉若輔車之相依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於是乎成矣王陽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論之錄專取朱子議論與象山合者與道一編輔車之說正相唱和矣凡此皆顚倒早晚以彌縫陸學而不顧矯誣朱子誑誤後學之深故今編年以辯而二家早晚之實近儒顚倒之弊舉昭然矣又曰朱子有朱子之定論象山有象山之定論不可強同專務虛靜完養精神此象山之定論也主敬涵養以立其本讀書窮理以致其知身體力行以踐其實三者交修並盡此朱子之定論也乃或專言涵養或專言窮理或止言力行則朱子因人之教因病之藥也今乃指專言涵養者爲定論以附合於象山其誣朱子甚矣又曰趙東山所

云蓋求朱陸生前無可同之實而沒後乃臆料其後會之必同本欲安排早異晚同乃至說成生異死同可笑可笑原注按子靜卒後朱子與詹元善書謂其說頗行於江湖間損賢者之志而益愚者之過不知此禍何時而已蓋已逆知後人宗陸氏者之弊而東山輩不考此書强欲附會之以爲同何邪如此豈不適所以彰朱陸平生之未嘗同適自彰其牽合欺人之弊奈何近世咸信之而莫能察也姚氏曰元虞文靖有送李彥方閩憲詩其序云先正曾國許文正文實表章程朱之學以佐至元之治天下人心風俗之所繫不可誣也近日晚學小子不肯細心窮理妄引陸子靜之說以自欺自棄至欲移易論語章句直斥程朱之說為非此亦非有見于陸氏者也特以文其得自不寧以欺人而已此在王制之所必不容者也開中自中立歸已有道南之歟仲素懇中至于元晦端緒明自皆在闕中不能不于彥方之行發之去一職吏治一弊做不如此一事有以正人心儒者之能事也按文崇從游異支正之門文正之學以象山爲宗而處公立論如此則師弟所學亦有不必同者耶又是時文學修明談道講藝各有師承洛閩之教方昌而

好異之士已復別黨旁驅則源遠而末益分無惑乎後此歧途之百出也昔裴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以欺人主陸宣公謂其愚弄朝廷甚於趙高指鹿爲馬今篁墩輩分明掩有爲無指無爲有以欺弄後學豈非吾道中之延齡哉又曰昔韓絳呂惠卿代王安石執政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愚謂近日繼陸學而興者王陽明是傳法沙門程篁墩則護法善神也原注此書於朱陸二家同異攷之極爲精詳而世人不知但知其有皇明通紀又不知通紀乃梁次康儲之弟億所作而託名於清瀾也究乎孫承澤謂陽明所編其意欲借朱子以攻朱子且吾夫子以天縱之聖不以生知自居而曰好古敏求曰多聞多見曰博文約禮至老刪述不休猶欲假年學易朱子一生效法孔子進學必在致知涵養必在主敬德性

在是問學在是如謬以朱子爲支離爲晚悔則是吾夫子所謂好古敏求多聞多見博文約禮皆早年之支離必如無言無知無能爲晚年自悔之定論也以此觀之則晚年定論之刻眞爲陽明辨文之書矣蓋自[宏]治正德之際天下之士厭常喜新風氣之變已有所自來而文成以絕世之資倡其新說鼓動海內[原注]文成與胡端敏世寧鄉試同年一日謂端敏公曰公人傑祂第少講學端敏答曰某何敢望公但恨公多講學耳嘉靖以後從王氏而詆朱子者始接踵於人問而王尚書[原注]世貞發策謂今之學者偶有所窺則欲盡發先儒之說而出其上[楊氏曰]盡發先儒之發當是廢字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此三言者盡當日之情事矣故王門高弟爲泰

州(原注王艮)龍溪(原注王畿)二人泰州之學一傳而爲顏山農(原注均)再傳而爲羅近溪(原注汝芳)趙大洲(原注貞吉)龍溪之學一傳而爲何心隱(原注本名梁汝元)再傳而爲李卓吾(原注贄)陶石簣(原注望齡)昔范武子論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以爲一世之患輕歷代之害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而蘇子瞻謂李斯亂天下至於焚書坑儒皆出於其師荀卿高談異論而不顧者也困知之記學蔀之編固今日中流之砥柱矣

姑蘇志言姚榮國(原注廣孝)著書一卷名曰道餘錄專詆程朱(原注實錄本傳言廣孝著道餘錄詆誚先儒爲君子所鄙)少師亡後其友張洪謂人曰少師於我厚今死矣無以報之但每見道餘錄輒爲焚棄少師之才不下於文成而不能行其說者少師當道德一

風俗同之日而文成在世表道微邪說又作之時也

嘉靖二年會試發策（原注考試官蔣文定冕石文介珤）謂朱陸之論終以不合而今之學者顧欲強而同之豈樂彼之徑便而欲陰詆吾朱子之學與究其用心其與何澹陳賈輩亦豈大相遠與至筆之簡冊公肆詆訾以求售其私見禮官舉祖宗朝故事燔其書而禁斥之得無不可乎（原注成祖實錄永樂二年鄱陽人朱季友詣闕獻所著書詆毀宋儒上怒遣行人押赴饒州會司府縣官杖之盡焚其所著書）當日在朝之臣有能持此論者涓涓不塞終爲江河有世道之責者可無履霜堅冰之慮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於百有餘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談王介甫之新說（原注宋史林之奇言昔人以王何清談之罪甚

於桀紂本朝嵇康禍亂攻其端倪王氏實負王何之責 其在於今則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撥亂世反之正豈不在於後賢乎

李贄

神宗實錄萬曆三十年閏二月乙卯禮科給事中張問達疏劾李贄壯歲爲官晚年削髮近又刻藏書焚書卓吾大德等書流行海內惑亂人心以呂不韋李園爲智謀以李斯爲才力以馮道爲吏隱以卓文君爲善擇佳耦以秦始皇爲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爲不足據狂誕悖戾不可不燬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簡與無良輩游庵院挾妓女白晝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講法至有攜衾枕而

宿者一境如狂又作觀音問一書所謂觀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後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於明劫人財強摟人婦同於禽獸而不之恤邇來縉紳士大夫亦有誦呪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數珠以爲律戒室懸妙像以爲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於禪教沙門者往往出矣近聞贄且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四十里倘一入都門招致蠱惑又爲麻城之續望勅禮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將李贄解發原籍治罪仍檄行兩畿及各布政司將贄刊行諸書并搜簡其家未刻者盡行燒燬無令貽禍後生世道幸甚得旨李贄敢倡亂道惑世誣民便令廠衛五城嚴拏治罪其書籍已刻未刻令所在官司盡搜燒燬不許存留如有

徒黨曲庇私藏該科道及各有司訪奏治罪已而贄逮至懼罪不食死愚按自古以來小人之無忌憚而敢於叛聖人者莫甚于李贄然雖奉嚴旨而其書之行於人間自若也原注述謝在杭五雜俎言李贄先仕官至太守而後削髮爲僧又不居山寺而遨遊四方以干權貴人多畏其口而善待之擁傳出入髡首坐肩輿張黃蓋前後呵殿郡縣有司莫敢與均茵伏無何入京師以罪下獄死此亦近于人妖者矣聞人持論之公如此

天啓五年九月四川道御史王雅量疏奉旨李贄諸書怪誕不經命巡視衙門焚燬不許坊間發賣仍通行禁止而士大夫多喜其書往往收藏至今未滅

鍾惺

鍾惺字伯敬景陵人萬歷庚戌進士天啓初任福建提學

副使大通關節丁父憂去職向挾姬妾游武夷山而後卽路巡撫南居益疏劾有云百度踰閑五經掃地化子矜爲錢樹桃李堪羞登壟儈於臯比門牆成市公然棄名教而不顧甚至承親諱而冶游疑爲病狂喪心詎止文人無行（原注）辛酉福建提學僉事癸亥丁憂甲子京察坐是沈廢于家乃選歷代之詩名曰詩歸其書盛行於世已而評左傳評史記評毛詩好行小慧自立新說天下之士靡然從之而論者遂忘其不孝貪汚之罪且列之爲文人矣（原注）錢氏謂古人之于經傳敬之如神明尊之如師保誰敢僭而加之評隲評隲之多自近代始而莫甚于越之孫氏楚之鍾氏孫之評書也于大禹謨則議其文之排偶其評詩也于車攻則議其選徒囂囂非有聞無聲之義尼父之之删遠彼將操金椎以控之又何怪乎孟堅之史昭明之選詆訶如蒙童而揮斥如徒隸乎鍾之評左傳也它不具論以克段一傳言之公入而賦姜出而賦句也大隧之中

凡四句其所賦之詩也鍾惺以大隧之中爲句斷而以融融洩洩爲序事之語遂抹之曰俗筆句讀之不析文理之不通儼然丹黃甲乙衡加于經傳是之謂非聖者無法是之謂侮聖人之言而世方奉爲金科玉條遞相師述學術日頗而人心日壞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孫氏名鑛今世所傳孫月峯者是也　余聞閩人言學臣之鬻諸生自伯敬始當時之學臣其于伯敬固當如茶肆之陸鴻漸奉爲利市之神又何怪讀其所選之詩以爲風騷再作者耶其罪雖不及李贄然亦敗壞天下之一人舉業至于抄佛書講學至于會男女考試至于鬻生員此皆一代之大變不在王莽安祿山劉豫之下故書其事于五經諸書之後嗚呼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已先言之矣

竊書

漢人好以自作之書而托爲古人張霸百二尚書衛宏詩序之類是也晉以下人則有以他人之書而竊爲己作郭象莊子注何法盛晉中興書之類是也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書無非竊盜而已

世說曰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元}}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爲人薄行有儁才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定點文句而已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今代之人但有薄行而無儁才不能通作者之意其盜竊所成之書必不如元本名爲鈍

賊何辭

舊唐書姚班嘗以其曾祖察所譔漢書訓纂多爲後之注漢書者隱沒名字將爲己說班乃譔漢書紹訓四十卷以發明舊義行於代吾讀有明宏治以後經解之書皆隱沒古人名字將爲己說者也

先生鈔書篇曰先祖曰著書不如鈔書凡今人之學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見之書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讀書而已又曰凡作書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書改竄而爲自作也班孟堅改史記必不如史記也宋景文之改舊唐書必不如舊唐書也朱子之改通鑑必不如通鑑也至于今代而著書之人幾滿天下則有盗

前人之書而爲自作者矣故得明人書百卷不若得宋人書一卷也

勘書

凡勘書必用能讀書之人偶見焦氏易林舊刻有曰環緒倚鉏乃環堵之誤注云緒疑當作珮井堙水刋乃木刋之誤注云刋疑當作利失之遠矣幸其出於前人雖不讀書而猶遵守本文不敢輒改苟如近世之人據臆改之則文益晦義益舛而傳之後日雖有善讀者亦茫然無可尋求矣然則今之坊刻不擇其人而委之讎勘豈不爲大害乎

梁簡文帝長安道詩金椎抵長樂複道向宜春是用漢書賈山傳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三輔决

錄長安十二門三塗洞開隱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入爲往來之徑(原注)水經注同今誤作金槌而又改爲椎輪唐閻朝隱送金城公主適西蕃詩還將貴公主嫁與傉檀王是用晉書載記河西王禿髮傉檀今誤作耨檀而又改爲褥氊比於金根車之改金銀而又甚焉者矣

莊子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一本作所師蓋魏晉以後寫書多有作草者故以所而訛石也(楊氏曰)石古石碩通用不宜作所其作所者妄改也(錢氏曰)經史當得善本今通行南北監及汲古閣本儀禮正文多脫簡穀梁經傳文亦有漏錯毛詩往往以釋文漏入鄭箋周禮儀禮亦有釋文漏入注者禮記則禮器坊記中庸大學疏殘缺不可讀孟子每章有趙氏章指諸本皆缺宋史孝宗紀缺一葉金史禮志太宗諸子傳各缺一葉皆有宋元槧本可以校補若日讀誤書妄生駁難其不見笑于大方者鮮矣又曰今人重宋槧本書謂必無錯誤卻不盡然陸放翁跋歷代陵名云近世士大夫所至喜

刻書版而略不校讎錯本書散滿天下更誤學者不如不刻之愈也是南宋初刻本已不能無誤矣張淳儀禮識誤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舉各本異同甚多善讀者當擇而取之若偶據一本信以爲必不可易此書估之議論也

改書

東坡志林曰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

漢書藝文志曰古者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寖不正是知穿鑿之弊自漢已然故有行賂改蘭臺漆書以合其私者矣

萬曆間人多好改竄古書人心之邪風氣之變自此而始

且如駱賓王爲徐敬業討武氏檄本出舊唐書其曰僞臨朝武氏者敬業起兵在光宅元年九月武氏但臨朝而未革命也近刻古文改作僞周武氏不察檄中所云包藏禍心睥睨神器乃是未篡之時故有是言（原注越六年天授元年九月始改國號曰周）其時廢中宗爲廬陵王而立相王爲皇帝故曰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也不知其人不論其世而輒改其文繆種流傳至今未已又近日盛行詩歸一書尤爲妄誕魏文帝短歌行長吟永歎思我聖考聖考謂其父武帝也改爲聖老評之曰聖老字奇舊唐書李泌對肅宗言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監國而仁明孝悌天后方圖稱制乃鴆殺

之以雍王賢爲太子賢自知不免與二弟日侍於父母之側不敢明言乃作黃臺瓜辭令樂工歌之冀天后悟而哀愍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尙可四摘抱蔓歸而太子賢終爲天后所逐死於黔中其言四摘者以況四子也以爲非四之所能盡而改爲摘絕此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說豈非小人而無忌憚者哉

易林

易林疑是東漢以後人譔而託之焦延壽者延壽在昭宣之世〔原注〕漢書京房傳曰延壽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學既成爲郡史察舉補小黃令按此梁敬王定國也以昭帝始元二年嗣四十年薨當元帝之初元三年〔沈氏曰〕後漢崔駰傳載其祖父篆著周易林六

十四篇用決吉凶多占驗晉李石續博物志曰象著易林或曰卦林或曰象林王荆公許氏世譜曰後漢汝南許峻者爲易林傳于世梁氏曰許周生言東觀漢記永平五年京師小雨上御雲臺召沛獻王輔以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今二語載易林中是今所傳易林乃周易卦林獻王在永平時已用爲占則亦非東漢人所爲或後來有所羼入耳

其時左氏未立學官今易林引左氏語甚多又往往用漢書中事如曰彭離濟東遷之上庸事在武帝元鼎元年曰長城既立四夷賓服交和結好昭君是福事在元帝竟寧元年曰火入井口陽芒生角犯歷天門窺見太微登上玉牀似用李尋傳語曰新作初陵踰陷難登似用成帝起昌陵事又曰劉季發怒命滅子嬰又曰大蛇當路使季畏懼則又非漢人所宜言也左暄曰按許曼傳曼祖父峻亦著易林崔篆易林不可考峻所著易林范氏以爲至今行于世則後世所傳易林當即峻書而人誤以爲焦延壽也又曰易林

中加劉季發怒等語論者謂非漢人所宜言似漢以後人所著則不然史記高祖本紀言劉季者非一則固漢人所常言也

日知錄集釋卷十八終